

# 春来野菜香

■聂斤

几场雨水过后，田埂上、水渠旁，便冒出一只只红色的小耳朵，那是折耳根在打探春天的消息。好这一口的人，早早地带着小铲，蹲下身，轻轻揪住这小小的耳朵，将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根茎一起剝出。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带着潮湿的腥，也带着脆生生的香。

说来也怪，折耳根的“腥”是它最大的争议。爱者如痴如醉，恶者避之不及。可我总觉得，这世间许多真味都藏在争议里。洗净白根，切成寸段，撒上盐、糖、生抽，再浇上一勺红油辣子，最后拍几瓣蒜、切几根葱凉拌。那腥味仿佛被这些热烈的作料驯服了——又或者不是驯服，而是找到了知音，彼此融洽，最终激发、释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复合香味。第一口或许迟疑，第二口便开始着迷，待到第三口，筷子已经停不下来了。

在工地当“后勤总管”那些年，我曾用这道凉拌折耳根，收服了一帮天南海北的汉子。他们中有四川的、贵州的、湖南湖北的，个个都是吃折耳根长大的，自然欣喜；也有北方人，不喜折耳根，更有人闻所未闻。我们就把吃折耳根当作一项挑战任务，竟也培养出几个折耳根的拥趸。当我端出那一大盆红绿相间的凉拌菜时，工友们眼睛都亮了。有人吃着吃着，就吃出了乡愁，吃出了母亲和婆娘的味道，想起老家田埂和山坡……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端出的不是一道菜，而是整整一个春天，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。

香椿最接地气的吃法是炒鸡蛋——不是香椿点缀鸡蛋，而是鸡蛋衬托香椿。香椿焯水后切碎，与鸡蛋调匀，热油下锅，香椿的香气“轰”地炸开，整个厨房都醒了。鸡蛋滑嫩，香椿浓烈，那是春天最张扬的表达。

野小蒜、野韭则谦卑得多。它们躲在草丛里，细瘦的一丛，要仔细找。挖回来洗净，切碎了拌豆腐，或者做成野小蒜饼，都是极好的。在我家乡，有一道野小蒜炒猪肉的私房菜，除非至亲到来，轻易是吃不到的。

灰灰菜就很朴素了，长势旺盛时成片成片，无需任何工具，手掐即得。在我看来，灰灰菜是春天最“豪横”的馈赠。做法亦简单，开水焯过，

香油、蒜泥凉拌，吃的就是那一口山野清气。

竹笋是春天的筋骨，鄂西北竹笋资源尤为丰富。一夜雨后，竹林里便响起细微的“啪啪”声，那是竹笋顶破泥土的声音。挖笋要趁早，晚了就老了。剥去褐色的笋衣，露出白玉般的笋肉，切成滚刀块，与咸肉同炖。锅盖掀开的那一刻，整个春天的精华都凝在这一碗汤里——咸肉的醇厚，春笋的鲜甜，交相辉映。喝一口，大可叹一句“人间值得”。当然，竹笋得之不易，不仅要翻山越岭，还要忍受竹笋毛的刺挠。一小撮毛粘到身上，让你“火辣辣”半天，掰过竹笋的人当深有感触。

在城里住久了，偶尔会怀念在工地做饭的日子。那时条件简陋，一口大锅，几样时蔬，却能做出最熨帖的饭菜。工人们端着饭盒，蹲在春光里，大口大口地吃。有人问我：“总管，这菜里是不是放了什么特别的东西？”我笑而不答。其实哪有什么特别，不过是从田埂上刚挖的折耳根，从老乡院里摘的香椿芽；不过是趁着春天还在，赶紧把它吃进肚子里。我指着门外青山对工友们说：“山里物产丰富，应有尽有，想吃，出门采摘即可，绝对绿色自然。”

那些年每从工地回来，总要带点野菜。工地距城区百十公里，两小时到家，采摘的野菜还没来得及蒸便得以烹饪。一家人围坐“食鲜”，也能生出些别样的滋味。看来，野菜不仅有营养，还有鲜。

苏轼说：“蓼芽蒿笋试春盘，人间至味是清欢。”年少时读这句，不懂“清欢”二字的分量。如今才明白，真正的至味，不在珍馐美饌里，而在这山野之间——当你在某个春天的黄昏，洗净手上的泥土，看着一桌青翠，听着远处布谷鸟叫，忽然觉得，这样活着，真好。

其实，在最朴素的泥土里，生长着最蓬勃的生命；在最寻常的日子里，藏着最深的欢喜。春天来去匆匆，但只要我们还记得蹲下身，去听听泥土里那些红色小耳朵的悄悄话，春天就会住在我们心里。

(作者地址：朝阳中路领秀朝阳小区)



## 樱桃与枇杷

■陈治勇

当春风吹过鄂西北的山野，郟阳樱桃沟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动人的时刻。樱桃树是郟阳春天的两幅画：花开时节，像浓墨重彩的油画；果红时候，像工笔细描的国画——颗颗红玛瑙挤在绿叶间，鲜活得能滴出水来。

从百年前的零星栽种，到如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皆有栽植，近二十年更是连片成林，蔚然成景。樱桃沟的樱桃花，开得安静，也开得盛大。它们不与桃李争艳，不与牡丹斗艳，只以一身素白，悄然占尽春光先机。走近细看，樱桃花的美，更在细节里动人。一簇簇、一团团，紧紧依偎在枝头，素白的花瓣裹着嫩黄的花蕊，纤弱、柔美、干净。古人说“樱桃千万枝，照耀如雪天”，恰是这副模样——没有浓艳的色彩，却把早春的生机，都凝在了这纯粹的白里。

可这“油画”挂得快，换得也快。不到半个月，满树白花便谢了，枝头慢慢冒出青绿色的小果子，再经几十日阳光照耀、水分滋润，就变成了红彤彤的模样。

“五一”前后，郟阳的樱桃熟了，尤其是樱桃沟，成了最热闹的所在。私家车从山顶排到山脚，堵上个把钟头也很常见。大人攥着篮子往树下钻，孩子踮着脚够枝头的红果，笑声裹着果香飘出很远很远。

可这份“国画”里的甜，太金贵也太脆弱。清晨刚摘的樱桃，水灵灵、红扑扑的，到了午后就失了大半风味；若是想寄给远方的亲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快递盒里蔫成皱巴巴的模样，连果皮都泛着暗斑。白居易曾叹“可惜风吹兼雨打，明朝后日即应无”，原来千年前的遗憾，如今仍在延续。

与樱桃的热烈仓促不同，郟阳各地的枇杷，是春末夏初里的另一番景致。枇杷从不像樱桃那样赶春，反而在万物蛰伏的寒冬，就悄悄藏起了心事——宽大的绿叶间，开出一簇一簇白里透黄的花。与樱桃的淡香不同，枇杷花的香是浓郁的、温润的，风一吹，整条金沙路都浸在这甜香里，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放慢脚步，深吸一口这“白雪香”。

过了暮春，枇杷树枝头的果子慢慢成熟了。比起樱桃的小巧，枇杷要敦实得多，一颗足有乒乓球大小，裹着薄薄的果皮，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。阳光一照，连果皮都透着蜜色的光。随手摘一颗，剥开果皮，橙黄的果肉露出来，咬一口，甜得绵密醇厚，酸得恰到好处。没有樱桃的清浅，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厚实。它不用赶时间，挂在枝头能从五月待到六月，你什么时候来，都能尝到这份岁月的酸甜。

樱桃好吃树难栽。枇杷看着皮实，实则也需细心照料。采摘时，手得小心翼翼捏住果柄，连果皮上的绒毛都碰不得——若是绒毛脱落，第二天果子便会长出黑斑，像美人脸上添了皱纹，再过一天，整颗果子就会烂掉。

樱桃与枇杷，是郟阳春末夏初令人沉醉的甜美果实。一个是“三月花开，五月即熟”的急景，用油画的浓烈、国画的鲜活，教会人珍惜当下；一个是“冬孕花苞，夏初结果”的慢酿，用满街的甜香、枝头的金黄，告诉人美好值得期待。有人为了樱桃的鲜，甘愿在樱桃沟堵上半天；也有人爱枇杷的从容，路过时随手摘一颗，便能品尝到岁月的酸甜。

(作者单位：郟阳区电信分公司)

## 哦，油菜花

■杨柳青

郟阳初春的入场券，是遍山满野的油菜花轻轻递过来的。尤其是汉江两岸铺天盖地盛开的油菜花，像美丽的春姑娘，向人们致以春的问候。

汉江、阳光、白云、水鸟、金灿灿的油菜花……这是郟阳汉江沿岸的美丽风光。

当我散步来到外滩一号至水都乐园路段的时候，蓦然回首，看到这番景致，美得难以置信，让人屏息。朵朵白云游荡于天空，大地一片黄金甲。两只水鸟从空中飞来，展翅翱翔，姿态优雅而富于冲击力。当你真的站在这里，一眼望去，那种感受真的可以用“震撼”来形容。

我眼帘的金黄璀璨的油菜花，如千万只金蝴蝶翩翩起舞，与春风共舞，好一幅迷人的景色。赏景的人群中，总有人被这绚丽怒放的油菜花所陶醉，纷纷举起手机定格这迷人的景色；流连于此的人们，都想将这美景春韵妥帖收入记忆的行囊。

花海里，我看到一家婚纱摄影馆正在为一家新人拍摄。女孩身穿漂亮的婚纱，像天官的

仙女下凡；男孩将手紧紧地搂着女孩的腰，脸上带着无比幸福满足的神情；女孩笑靥如花，男孩笑

出了珍惜，两人眼里都盈满幸福和甜蜜。他们的青春和美丽在这油菜花的金色背景里愈发鲜活。

我在江边台阶坐下，凝神思索，郟阳籍蓝善清、王太国、蓝云军等许多名家高手写油菜花的美文纷至沓来……《五峰油菜花的沧桑与瑰丽》是蒋显福先生礼赞油菜花的美文。这篇散文字数不多，却激情飞扬，美词佳句不断，妙语连珠，风格可算独树一帜。“回望三月的万亩油菜花海，那简直就是一处抒发时代豪情的偌大舞台。明媚的春光里，油菜花不是在绽放，而是在以金属的质感燃烧，那是金灿灿明闪闪的激情与狂热。那旋律，是千万面锃亮铜锣一齐挥锤擂响。那是黄金光芒汇成的灿烂波涛，那是万丈锦缎铺就的锦绣江山。”读着这美轮美奂的文字，让人热血沸腾，豪情万丈，自然联想起某些交响乐……正是这一丛丛的油菜花，为郟阳、为鄂西北土地添了一抹素净而坚韧的芳华。

油菜花耐寒、耐贫瘠，不计较环境恶劣，它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重大贡献，就连榨油后的油饼也要用来当饲料和肥料，一直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。它的精神感染着我，激励着我，值得我学习。我爱这遍山漫野的油菜花，更爱像油菜花一样默默无闻、辛勤奉献的人们。

(作者单位：郟阳区水利湖泊局)

